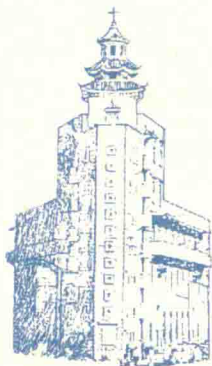


思香·世代

小思



思
香·世代

小思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啟思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學出版社隸屬牛津大學，以環球出版為志業，
弘揚大學卓於研究、博於學術、篤於教育的優良傳統

Oxford 為牛津大學出版社於英國及特定國家的註冊商標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鯉魚涌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和域大廈東翼十八樓

©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2014

第一版 2014

本書版權為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所有。

若非獲得本社書面允許，或援引清晰的法律條文為據，或獲得授權，
或取得適當的複印版權機構認可，不得以任何形式複製或傳送本書，
或貯存本書於數據檢索系統中。如欲豁免以上限制而複製本書，
須事先致函上址向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版權部查詢。

本書不得以異於原樣的裝訂方式或設計發行

ISBN: 978-019-944287-4

10 9 8 7 6 5 4 3 2 1

鳴謝

本社蒙以下機構或人士提供本書參考資料和圖片*，謹此致謝：

Dreamstime.com Uwants 討論區會員（almok、barco508、
chris90012863、hkman713、ngchiyu、真子）

口述歷史報告《我們的石水渠街》 太平館餐廳徐錫安先生

古物古蹟辦事處 吳寶才先生 香港歷史檔案館 香港舊照片網站
維基百科 蘇家輝先生 *部分照片由小思提供

本社已盡力追溯書中各項資料之版權，對於暫時未能取得聯絡之版權持有者，本社深表歉意，並當繼續盡力追溯版權。如偶一不慎侵犯版權，
合法之版權持有人請與本社接洽。

編者序：紅磚逗號

劉偉成

題目提及的「紅磚」，源自本書收錄的〈別矣紅磚〉一文，指的是有「紅磚禮拜堂」之稱的舊循道衛理聯合會香港堂。教堂現在重建了，上蓋還加建了商業大廈。成長於四、五十年代的老一輩，會視紅磚禮拜堂為灣仔地標。它位處金鐘和灣仔交界，對於市民來說，它就像「深潛途中的調壓艙」——在中環風起雲湧的金融政治及下環平凡蕪雜的民生瑣屑之間，發揮着神奇的心理調適的效能。這所揉合了中西風格的宗教建築，彷彿在彰顯香港作為文化小熔爐的特質；又像在本地經貿起飛的奇迹中強調着心靈歸宿的尋索。在軒尼詩道和莊士敦道的夾角上，它是城市的逗號，正在苦思該把蝌蚪尾巴擺向哪一邊。莊士敦道上的電車路，象徵在城市的慢調中，因循固有路線的生活模式；另一邊的軒尼詩道集合了不同的巴士、小巴路線，大小車輛整天呼嘯爭路，盤算着適合自

己的靠站。偌大的霓虹招牌橫伸出來，彷彿要跟趕路的雙層巴士擊掌說加油。

在〈別矣紅磚〉中，作者憶述老詩人鷗外鷗闊別香江五十載後重臨，因本來熟悉的灣仔變得面目全非而惘然若失，幸虧還有紅磚禮拜堂可以給他下個歸屬的錨。這篇文章在小思不同的文集都收錄過，卻從沒有一個版本配上相關的相片，這是此三冊小思文選之所以值得珍藏的原因。當你從文章中得知老詩人前一刻還因眼前滄海桑田的景貌而悵惘（只差沒閃出個稚童笑問客從何處來），下一刻卻因一幢老地標而綻放像武陵漁夫一樣豁然開朗的笑容，你便會訝異於文字跟照片竟如此搭配，如此相映阜豐，大大提升了閱讀的興味和層次。

《思香·世代》裏所表現的情懷，正如作者在後面的對談所言，並非旨在懷舊，因為新的不一定比舊的不濟，時代進步，香港地少人多，事物更迭的速度自然比其他城市更快，尤甚於人適應的速

度。紅磚禮拜堂拆卸重建後，許多人都批評新不如舊，認為摩登仿古的風格不倫不類，小思在文章中也表達了遺憾，然而遺憾不是因着新建築的外觀，而是自己沒有好好記住舊建築的內蘊，沒有把握機會走進去逛個夠，沒有好好記住它的內籠，沒有把它完整的形象注入自己記憶的血液裏……這些遺憾，令文章最後應題的那聲「別矣」更添分量。平常跟小思閑聊，她苦口婆心地叮囑我們的不是「努力工作」，而是「抽空逛逛街吧！」不錯，只有好好記住生活的地方，才能證明自己不是一晌貪歡的過客，而是確實在這裏生活過；才能像紅磚禮拜堂那樣，面對快板和慢調的「夾擊」而泰然自處。

小思還寫道乘電車看見紅磚禮拜堂，便知道還有三個站就到家了。灣仔處處是小思成長的足跡，現在每次我途經新的紅磚禮拜堂，望見左面的軒尼詩道，我便想起小思曾對着一幅老照片，遺憾當時拍攝的鏡頭

沒有再往右多移一點，把她舊居也攝進去。她常在舊居的「騎樓」下等待父親下班。在紅磚禮拜堂再往前走就是小時候父親帶她看「咚咚喳」的修頓球場（見〈灣仔（之一）〉）；再往前便是她常走過的春園街……之前我向小思簡述我帶灣仔文學散步時途經附近的「藍屋」，她說一聽到「藍屋」便知道我不是她那年代的「灣仔人」。在〈我們的石水渠街〉中，我們知道往日的石水渠街不是「浪得虛名」，是真有天然水源，小思的契娘還在那裏開設了洗衣店。她聽慣了潺潺水聲，即便現在水渠「被消失」了，但那裏還是水聲潺潺的「石水渠街」，怎改得了？小思看到紅磚禮拜堂，便知道還有三個站就到家了；那麼我們讀到小思的灣仔，又會勾出對家的甚麼回憶？事實上甚麼也不重要，只要不是一片空白就可以了，因為每個人的回憶，都是拼湊時代的重要板塊。

紅磚禮拜堂重建了，但它的處境卻完全沒有改變，還是在快板和慢調之間決定尾巴的擺向，該繼續拼搏，甚至強迫自己下一代也得贏在起

跑線上，還是放慢腳步，細意欣賞和記取目下風光？一個城市，就像一篇文章，不能沒有逗號。這個逗號所標示的除了稍息以外，還有中庸的視點。

本書多虧小思和老照片網站討論區版主指點迷津，我們才得以找到珍貴的相片，謹此致謝。通過對比相片中今昔的景貌，及編者就文章內容配上歷史小檔案，我們期望讀者不只追慕舊日風貌，而是更清楚看見城市演進的軌迹。只有清楚自己的來路，我們才更確定未來發展的路向。誠如小思所言：「懷舊，恐怕不只是生活得過於平淡的人，討點苦頭來折磨一下自己的玩意；而該是一種追溯本源的沉厚感情的重現。假如，把懷舊當成潮流，未免太污蔑它了。」

一個城市不能沒有逗號，同樣我們的記憶中，也不能沒有逗號。逗號，標示歇息；歇息，不只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寫於二〇一四年「五四」九十五週年

目錄

編者序：紅磚逗號
逛閑街

街景

逛閑街

大街風情

行街（組畫之一）

行街（組畫之二）

我的灣仔太小了

灣仔（之一）

灣仔（之二）

街坊情結

灣仔舊貌

i

一道庶民風景

貓街

霧散之前

文華門外

格子鋪

元朗鄉情

一道庶民風景

年宵新景

鄉情

大戲棚

小小店的個性

68

71

74

80

83

86

90

93

97

100

東方小祇園齋菜





我們的石水渠街

30

太平館餐廳

34

東方小祇園

36

灣仔警署的記憶

39

我的灣仔太小了

42

增值的遊蕩

遮打花園

45

看銅獅去

48

洋式舊書店

51

增值的遊蕩

54

喜見「嶺南之風」

57

微妙中英街

60

深秋未圓湖

64

追趕記憶

別矣紅磚

103

老榕移居

106

追趕記憶

109

且說說月園(上)

112

且說說月園(下)

114

也該說說荔園(上)

117

也該說說荔園(下)

119

鑿碎景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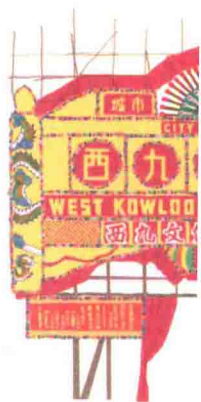
122

平民風格的逝去

127

行街：文學以外的香港散步

129



逛閑街

逛街是一種家教。我父親每天都要逛街，他每天吃過晚飯，便到最接近家的一兩條街上逛逛，我就跟着他。他會一邊逛街，一邊跟我講述街上發生的事。



街景

小時候，跟母親上街，只要是買布，就一定到這街去。

這是條差不多可以說沒有陽光的街。

很狹窄，兩邊店鋪大概為了擋雨，或甚麼其他原因而架起來的篷帳，使陽光遠離。白天，店裏的燈光，依舊很亮。

小時候，跟母親上街，只要是買布，就一定到這街去。對它，沒有好感。印象中，有許多花布，許多人，討價還價的聲音混成一團，很吵但又很朦朧，沒有別的有趣東西可看，大人總纏上老半天不肯走，待着待着，小孩子就不耐煩了。

很久，很久沒有走過這條街。





最近一兩年，每星期總會路經一次。

還是很多花布，店裏燈光仍燦然，但店員都閑閑的，站在門外，遇上放慢腳步，帶着購物神色的人，就朗聲招呼：「要買甚麼？進來看看！」如果看到分明是個過路客，他們會繼續那些未完的話題——每星期經過，總聽見他們談着最熱門的時事或世界大事。

路很狹窄，門對門的都是同行，似乎卻沒有敵國的意味。售貨員，老的少的，多站在門外，

就像幾個老朋友，站在弄堂裏閑聊。同一個話題，往往是兩間店的人都開腔。不止一次，好奇地想：長年累月站在門外，他們哪裏來談個不休的興致？

挑着擔子的小販，大概會定時出現。小販賣橘子的那天，便看見站在門外的人，多在吃橘子……有時，又來了賣花生米的，就會看見店員一把一把地吃花生米。這通常是下午四五點鐘的街景，不知道他們上午怎樣子熱鬧過活。

走進這街，我一定用很匆忙的腳步。有一回，偶爾，慢了，而又不自覺往擺着的布匹望上一兩眼，就連累一個年輕店員趕忙吞下正吃着的东西，迎上來招呼。

現在作興叫甚麼名店街，比較起來，總不夠這花布街樸實和具地方色彩。

一九七八年八月九日

逛閑街

父親去世後，我獨個兒還是愛這樣逛，許多朋友不明白我怎可以在街頭巷尾呆上老半天。

像小時候跟父親逛閑街一樣，我竟逛了半天閑街。

閑街，想是父親創出來的一個詞。閑來無事，沒有目的，今天朝東，明天往西，儘向前路蹣跚，走得累了，在小店裏喝瓶汽水，歇歇腳，又再起程。碰上地攤小雜貨店，他就蹲下來，研究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破東西，偶爾遇到合意的，會把它買下來。一個星期裏，總有一兩天這樣逛，我沒頭沒腦跟在後面，不知不覺也養成逛閑街的習慣——腳力夠，心情閑，往往無意間看到許多平日不留意的人和事物。父親去世後，我獨個兒還是愛這樣逛，許多朋友不明白我怎可以在街頭巷尾呆上老半天。

甚麼時候開始不再逛開街，現在想不起來了。直到那天，忽然把心一狠，放下工作，走在西環的小街上，才有驀然回首，閑情拋卻久的感覺。

於是……我停下來，看：一個穿唐裝短衫的男人正在用簸箕篩米。一間故衣店掛滿舊衣服，標價九十五元一套深褐色闊襟西裝。一個小攤，架了帳篷，裏面坐着老工匠，細心在刻戥子的





木棒。巷口擺着櫃枱——沒桌沒椅，不能叫作大牌檔，賣的是紅

豆沙、綠豆沙，路人光顧只好站着吃。喂！一碗「鴛鴦」。

吃「鴛鴦」的人真多。小街轉角處，居然擺着四擔柴，還

沒有破開的柴，甚麼人家每頓飯依舊繞着炊煙？神器店裏

大大小小的紅漆神龕，門官土地、某門堂上歷代祖先，正等

待某家宅請回去供養……

總說社會變化大，新浪潮一層又一層，這些古舊風貌竟仍悄悄地

存在，又是怎麼一回事？逛閑街，不該想大問題，繼續向前走吧！

於是……我看見……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九日